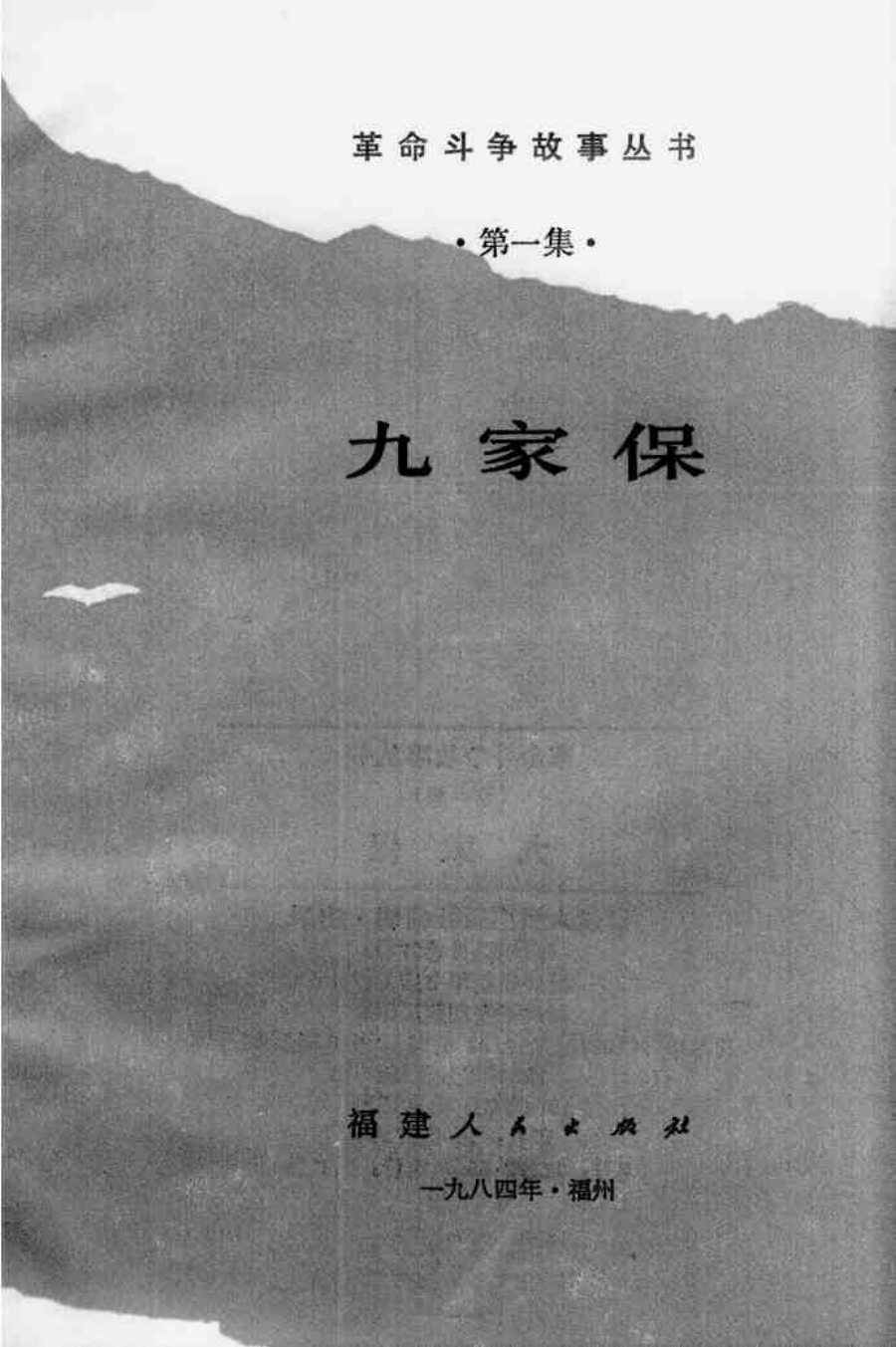


保家九

革命战争年代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, monochromatic illustration of a mountainous landscape. The mountains are rendered in shades of grey and black, with some peaks appearing more defined than others. In the lower-left area, a small, white bird is shown in flight, its wings spread.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historical.

革命斗争故事丛书

• 第一集 •

九家保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革命斗争故事丛书

(第一集)

九 家 保

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·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福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.25印张 2插页 87千字

1984年7月第1版

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700

书号：11173·99 定价：0.43元

目 录

狮子头店遇险.....	郑成章 李 顺 (1)
智取赛岐.....	田 予 卢 腾 (19)
九家保.....	郑成章 (30)
气壮山河.....	韩凌霄 (38)
红叶酒家.....	陆允国 (47)
阿妈.....	吴鸿琴口述 郑成章整理 (72)
李家山的故事.....	刘正销 (84)
锄奸记.....	庄友柱 (96)
一门忠烈.....	陈月华 (108)
将计就计.....	汤 滔 (121)
巧下小梅.....	郑复龙 (127)

狮子头店遇险

郑成章 李 顺

遇 险

在风景秀丽的赛江东岸，有个依山傍水、住着百来户人家的狮子头村。人们从村前的渡口坐上渡船，绕过江心翠绿的苇草洲，就见西岸一块突兀的巨石，犹如卧伏的雄狮，雄狮脖子下，并排着两间楼店。这就是狮子头店。

狮子头店位于福安县城至闽东重镇赛岐的交通要道上。人们从福安县城下来，赶上三十里路，在这里上船，经过十里水路，这才到达赛岐；从赛岐上县城的，也必须在这里上岸，先翻过一段小山坡，再过同台村，而后北去。这里本来有两家小店，做着过路行人的生意。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过客稀少，生意萧条，一家店主迁走了，只留下一户人家开了个小客店，接待赶不上水路的客人住宿，顺带卖点小吃。因此，人们也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狮子头店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，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“福建事变”，成立“福建人民政府”，同我红军订立了抗日停战协定。蒋介石闻讯，慌忙从各地调兵遣将前往镇压。趁

此国民党反动派在闽东防务空虚时机，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决定在福安南区柏柱洋召开会议，研究发动闽东农民武装暴动，建立红色政权。

派驻闽东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叶飞，当时正在福安、周宁边界的礪溪一带巡视工作。他接到中心县委的开会通知，立即把一支曲九枪往腰间一插，匆匆上路了。

严冬天气，野外一片寒冷。叶飞口里呵着热气，翻山越岭，抄小路来到了狮子头店的后门山顶。朝下望去，那块巨石如狮子酣睡着，楼店也静悄悄的，只有正在退潮的赛江水冒着白气，滔滔向南流去，江边一只小船随着江水左摇右摆，象打瞌睡似的。他紧了紧腰间的曲九枪，下了山坡，走进那间客店。

原来，这家客店是我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，由一位名叫陈得贤的同志负责。他夫妇俩，以开设客栈为掩护，搜集敌情，掩护往来的革命同志。

此刻，太阳已经过午。得贤到赛岐去了，他的妻子玉端一见来的是“小叶同志”，就象见了亲兄弟，连忙亲切招呼叶飞上楼休息，并忙着烧茶煮饭。

不料，停靠在店门前江边的那只小船里，蹲着一个名叫黄和尚的反动家伙。他把叶飞的行动——看在眼里，便悄悄上岸，赶到北边的同台村，向国民党特务便衣队报告去了。

自从党在这一带开展工作以来，农村纷纷成立了贫农团、自卫队，闽东游击队也经常地出没在这一带。为此，国民党特务也经常地在这个交通要道上活动。特务组长李预成一接到黄和尚的报告，心想，那个人为什么不走大路走小路，竟

从山顶上悄悄地下来，便断定是个共产党游击队员。他立即带了四名特务，向狮子头店摸来。

从同台村到狮子头店仅两里路，眨眼就到。李预成一伙闯进客店一看，楼下没有客人。他布置两个特务在楼下警戒，带了两个特务冲上楼。

叶飞正在楼厅上吃饭，听到楼梯有人走动，以为是原先约定碰头的同志来了。他把头侧过去，想跟来人打招呼，蓦地发现情况不对，正在他往腰间拔枪的瞬间，两个特务一下子猛冲过来。一个抱住他，抢走了手枪，另一个匆忙朝他连开三枪。刹时，叶飞中弹扑倒，满脸鲜血。李预成见状，以为他已经绝气，便各留一个特务在楼上楼下望风，带了两个特务到店铺周围搜索去了。

那晓得这三枪并没有全部打中，只有一弹打中了叶飞的右面颊。大约过了几分钟，叶飞从昏迷中醒来，艰难地转过头去，想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。这一下可就糟了。那个在一旁望风的特务惊叫起来：“哎呀！还没打死。”楼下的特务闻声，“嘭，嘭，嘭”跑上楼来，又朝叶飞开了三枪。霎时间，叶飞胸部冒出如注的鲜血。就在这时，楼下吹起哨子，接着叫喊：“走走走，赶快走！”李预成心里明白，这一带有农民自卫队，怕在店里呆得久了，会遭遇上的，便招同伙赶回福安城关去报功邀赏。临走时，还从叶飞身上搜走了一本笔记本。

对 策

原先约定同叶飞碰头的同志正要赶到，突然听见狮子头

店连响枪声，他估计出事了，便立即掉头找党的地下交通站报信去了。而从未经历过风险的女店主玉端，一听枪响，便不知所措，吓得自个儿躲到店铺后边的山窝里。

这时，在赛江的苇草洲边停泊着一艘小木船，船上有个生得浓眉大眼的年轻人。他坐立不安，显得十分焦急。他就是狮子头村的党支部书记陈春弟。他划着交通船，从上游送信回来，老远就听到枪声，船近狮子头店江面时，又隐约见到几个人在店周围窜来窜去。他心里一沉：“一定是我们的同志碰上敌人了！”他飞快地划着桨，想冲上岸去看个究竟，但是，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不能这样冒失，弄不好会引起敌人怀疑。而且白匪是动不动要“封船”的，要是船被拉走，那就更糟了。“还是先观察一下，看清了情况再说”，陈春弟想到这里，赶快扭转舵，朝苇草洲划去。

敌人便衣队撤走后，狮子头店里静悄悄的。也许是剧烈的疼痛把叶飞搅醒了，他艰难地张开了眼睛，只见屋子在旋转：“我是在什么地方呢？”他万没有想到，特务第二次向他开了三枪，也只有一弹击中他的胸膛，而且偏离心脏，没有致命。他渐渐地清醒过来，记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想支起身子看看。但是，鲜血已经湿透了毛线衣。他浑身软绵绵的，脸颊、胸口炸裂般地疼痛……他想：“入党时宣誓，要为党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，这一点我做到了。遗憾的是死得早了一点，才十九岁呀！……”恍惚间，他又意识到“我没有死，我仍活着！”他忽然想起了手枪，这是第二生命呀，他习惯地伸手往腰间一摸；嗨！手枪没有了，被白匪夺走了。要是敌人再来，拿什么自卫呢？他躺在血泊中倾听着，周围

一片宁静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估计敌人已经走远了。“走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！”他咬紧牙关，双手强撑着，想从地上爬起来，但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怎么也站立不起来。“趴着爬出去，绝对不能作白匪的俘虏！”他咬咬牙，下了决心。

爬着爬着，他顽强地一级一级地爬下了楼梯，一步一步地爬出了店铺的门槛，爬到门前的石子路上来了。往哪里去呢？他已精疲力竭，伤口剧痛，喉咙鼻腔好象被堵塞住了，呼吸极为困难。这时，他一眼瞥见离石子路三十来步，靠近江边有个洼地，那里长满了苇草，正可以暂时隐蔽一下。他使出最后的力气，双手紧紧抓住路边的野草，艰难地挪动着身子，终于爬到了洼地边沿，滚落下去，便昏厥过去了……

太阳快落山了。“冬天日落就要摸（黑）”，远山渐渐昏暗下来。枪响之后一直躲在店后山窝里的玉端，这时估计敌人已经离去，便定了定神，壮着胆子悄悄地摸回店里。一看，店里连个人影也没有，只留下一滩滩鲜血。顺着血迹寻去，只见门前石子路上又有一滩血，再过去，看不到血迹了。

“嗨，小叶同志哪儿去了？”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忽然感到象有人在她身边听着，是不是特务们还在店后的高处盯着呢？她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忙跳进店里，心里怦怦直跳。她屏住呼吸，倾听了一会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“女人家真不中用！”她在心里骂自己胆怯，顺手舀瓢水，喝了一口，壮了壮胆，又走出店门，放眼朝石子路四周看去。忽然，发现从小路有一斑血迹的地方直至江边的一路蒿草倒伏在地上，象被什么滚压过似的。她急步跨过石子路，顺着倒伏的草丛向江边找去。就在离江边不远的一个小洼地里，直挺挺地躺着

一个浑身血淋淋的人。她几乎惊叫起来：“小叶同志，小叶同志！”她轻声叫唤着，没有回答。她禁不住悲痛，泪水不由滚落下来……

她想起自己和得贤两人靠着一只小破船，在赛江上替人载运糊口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尝尽了生活的辛酸，受尽了国民党匪兵的辱骂、鞭打。自从有了共产党，这一带的贫苦农民起来闹革命，共产党给他俩口撑了腰，开了这家客店，生活逐渐好起来，夫妻俩当上了交通，接待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，能为革命做点事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啊。还听说很快就要分到田地了，往后的日子就更好过了。可是，现在小叶同志……他真的就这样……她蹲下来，摸了摸叶飞的心窝，霎时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她急忙奔回店里，抱了一条厚厚的棉被，又蹑手蹑脚地走回洼地，轻轻地盖在叶飞同志身上。现在还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唉，自己又不是医生……去叫个医生来吧，要是特务还埋伏在山上呢？去不得……等吧，得贤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回来！天已经黑下来了……

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得贤这时正在江对面的狮子头村，跟她一样焦急着呢！他正在参加狮子头村地下党支部召集的一个会议。

还在狮子头店的枪声响后不久，狮子头村党支部就从地下交通站得到了叶飞出事的消息，得贤正好从赛岐回店，路过狮子头村，便被支部同志留下来一道研究狮子头店事件了。参加会议的同志心里都十分沉重，不知叶飞是死是活，是逃出敌人的魔爪，还是已经被捉了？支部书记陈春弟上午就驾船出去了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怎么办呢？

大家正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，陈春弟一个大步冲了进来。刹时，大家立地振奋起来。原来，陈春弟在苇草洲的草丛中，隐约地看到那伙匪徒走出狮子头店后，有一个人从店里爬出来……这人是谁？一定是自己的同志。他忙把小船朝岸边划去。但他仔细一想：“要是山上埋伏有特务，万一被发现了，一拳难抵四手，开起火来，岂不反害了自己的同志？不能这样冒失。”他立即掉转船头，朝村子方向划回来，准备跟支部同志商量个办法后，再作道理。

春弟谈了亲眼见到的情况，大家认为那个爬进江边草丛里的人就是叶飞，而且已负了重伤。抢救叶飞，这是刻不容缓的。党支部立即作出了决定。

转 移

夜幕已经降落，没有月亮，大地一片漆黑。狮子头村岸边，一只小船象离弦的箭，向西岸的狮子头店驶去。几个月前，闽东党组织拨了二十元钱，给春弟买了这只交通船。从此，春弟白天载客运货，夜晚搞地下交通，接送来往的革命同志，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。可是，今天叶飞同志就在他工作的地区出了事，这怎不令他格外焦急呢？数九寒夜，北风呼啸，尖利地吹打在他脸上，但他鼻尖却冒着汗珠。他紧盯着黑暗的对岸，心里一直在催促自己：“快，快！”

那个划头桨外号叫“弥勒佛”的陈金成，生得圆脸弓眉，胖墩墩的。两年来，抓土豪、打游击，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。此刻如猛虎出山，拼命地划着。“目标正前方，前进！”

他在暗暗地向自己下命令呢！

“快，快！”船上的六位同志都在心里喊着。莫说正是涨潮逆流行船，即使是上刀山下油锅，同志们也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。小船冲进激流，闯过旋涡，急速地飞驰而去……。

“同志们，快停住，到了！”春弟轻声地叫了一声。大家一看，小船已经快撞到岸边上了。还没等把船拴好，五位同志已经跳上岸。

他们在春弟的带领下，果然顺利地找到了身负重伤、奄奄一息的叶飞同志。正当他们弯下腰准备把他抬起来时，山坡上忽然传来了沙沙的响动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几个人影在晃动。春弟急忙命令道：“陈金成小组准备战斗，掩护我们抢救小叶！”

“是！”陈金成等四人“唰”地亮出了梭镖。

“同志们，是自己人。”山坡上有人轻声叫唤起来。

啊！原来他们是闽东游击队的同志们。那天他们在溪北洋马山村一带抓土豪做财政，得到叶飞同志遇险的报告后，一口气翻山越岭赶来了。他们先是埋伏在狮子头店后的山坡边仔细观察，没有发现动静，这才摸下山来。越走越近，黑暗中，听到了划桨声，隐约见到一只木船向岸边靠近。这是他们熟悉的交通船，心里好不高兴。现在，大家终于会合了。

潮水涨平了，小船在岸边轻轻地荡漾着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叶飞抬进船舱。陈得贤赶回店里问明了情况，给妻子交代了任务后，也回船了。春弟立即扭转船舵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

向东岸驶去。

“喇，喇，喇”几支木桨飞快地划动着，小船象展翅的鸟，掠过水面。危险的西岸很快消失在黑暗中，苇草洲也甩到后头去了。狮子头村的码头就在前头，大家恨不得一下子飞过去。叶飞同志依然昏迷着，死亡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生命。此刻，时间才是最宝贵的，要争得每一分，每一秒，把他从死神的手中夺回来！而且，在这广阔的江面上，时刻都有被白匪发现的危险，意外的事，随时都可能发生……

“同志们，听听什么声音！”春弟突然轻声地惊叫起来。

“轰隆隆，轰隆隆”的响声，越来越清晰地从南边的江面上传来。“是马达的声音！”有人低声地惊呼，“准是敌人发现了情况，派汽艇追来了！”顿时，船上的气氛更加紧张。

“快，快！”春弟压低声音，威严地发出命令，“同志们，船靠岸后，由陈阿弟、陈金成负责把小叶同志抬进村，隐蔽好，迅速急救。一切按原先研究的办！立即派人报告中心县委领导。”

“是。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。

“你们上岸后，我驾船往北驶去，把敌人引开。”

扑 空

那天，李预成一伙特务打“死”叶飞后，兴冲冲地回到福安城里，十分得意地向上司报告经过，并把手枪和笔记本

拿出来。原以为这下子定会有赏，谁知却挨了一顿臭骂。原来，特务头目抓过手枪一看，又连忙翻开笔记本，先是一震，接着就发出一阵狂笑，随即把脸孔一沉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头呢？”

“什么头？”李预成不解地问。

“就是这个‘土匪’的脑袋，砍下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是福州派来闽东的头目！两年来，我们多少次要捉都没捉到，现在打死了，也不砍下他的脑袋，你们这些蠢货、笨蛋！”说到这里，突然一拍桌子，“总是你们欺骗上司，把他放走了，哼！……”敌特头目一把抓过桌上的电话筒，咆哮着，命令赛岐反动民团：“马上赶到狮子头店，把那个打死的‘土匪’的脑袋砍下来，给你们重赏！”

于是，一艘汽艇载着一排民团兵和十多个特务，急急忙忙地沿赛江向北开来。

可是，当这艘汽艇绕过苇草洲，向东岸驶来，又一拐，向西岸冲去的时候，叶飞早已被抬进了村子。陈春弟驾着的小船，也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了。

在一阵吆喝声和枪声响过之后，二十多个民团兵和特务象一窝蜂似地爬上岸，打着灯笼，拥进了狮子头店。楼上楼下，乒乒乓乓地搜查了一阵后，抓住女店主玉端，用枪顶着她，咆哮道：“土匪哪里去了？说，快说！”

“老总，中午不是给你们打死了吗？”

“尸首呢？”

“尸首呀，老总，我真给吓死了。血淋淋的，给我拖出去，丢到店门外去了。”

“你妈的，门外哪有？快说，藏到哪里？你是不是也想吃‘花生米’（子弹）！”

“喂，老总，别急嘛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一个过路的客人在门外大骂……”

“客人在哪里？”匪徒们认为这下有了下落，急问。

“老总，听我说呗，那客人在门外大骂，哪个遭雷劈的，干出这种没良心的事，打死了人，把尸首搁在这儿，晚上过路人踩着了，准要吓死。我在店里听得清楚，不一会儿，只听得扑冬一声，尸首就被抛到江里去了……”

“那客人呢？住在你这里？”

“嗨，老总，等我开门想看看是谁，那个客人已经拐过那边岭脚，往同台村方向去了。从后面看去，那个人高高的个儿，走起路来挺神气的……你们快去追，说不定还能追得上。”

“见你妈的鬼！”为首的一个匪徒扬起巴掌，朝玉端的脸，狠狠地一掴。

“再给我搜！”匪首一声吼叫，这一群匪徒便四下里里外外，这里瞧瞧，那里捅捅。

突然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店门被猛刮来的阵风推开了。店后山上的树林，发出格外响亮的哗哗声，匪徒们不禁打了个寒噤，个个神色惊惶：莫不是游击队来了？前几天，甘棠民团给游击队打得够惨，这一带乡村不但有农民自卫队，就是闽东游击队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，要是给遇上了……匪徒们

想到这些，不禁心惊肉跳。再说，这个客店主讲的也近情理，何不向上司照说，好交个差。

“兄弟们，走，上船！”匪首喝了一声，又回过头来，抓住玉端，边推边打，把她押走了。

“突，突，突”，汽艇有气无力地朝赛岐方向开走了。

抢 救

夜黑得象朝天的锅底。陈阿弟等人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踏着田间小路，把叶飞抬进狮子头村靠山脚的一幢灰楼里。大家七手八脚地往地上撒了一层稻草灰，铺上一床草垫，然后把他安放在上面，盖好被子。在这当儿，陈金成已派人去请护士，并通知村里的贫农团布置岗哨。

村里没有医生，只有个名叫郑如萱的，曾在福州柴井医院做过两年护士。她一接到通知，连忙披上棉衣赶来了。她按了按叶飞的脉搏，又俯下身子，耳朵贴着他的胸膛，听了听。大家急不可奈地悄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嘘！”她摆摆手，示意大家别作声。她又在叶飞身上的伤部摸摸按按，然后直起身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别慌张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我一会就来。”看她说话的神气，好象蛮有把握的，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不上一袋烟工夫，她背个药箱，拎着一壶开水，气喘吁吁地回来。只见她蹲了下去，小心翼翼地解开叶飞的外衣，从箱子里取出一把锃亮的剪刀，剪开被鲜血染红了的毛线衣，接着又掏出棉花，沾了开水，洗去脸上和胸口的血淤，在伤

口上撒了些药粉，然后一点一点地掏掉鼻腔、口腔里凝固了的血块。做完了这些手术，又给他盖上被子。大家提心吊胆地围在四周注视着。虽然她手脚是那般麻利，有板有眼，大家仍然十分担心，这一折腾会使叶飞……可是，不一会儿，只见叶飞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，接着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。——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！

象一阵春风吹拂过人们的心头，顿时，灰楼里充满了活气，大伙脸上露出了微笑。陈金成贴近叶飞的耳朵，轻声地唤道：“小叶同志，你呻吟一下，再呻吟一下，同志们都在这里。”

叶飞慢慢地睁开眼睑，看了看，嘴角漾开了微笑。他活过来了！这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，蕴蓄着多么顽强的毅力啊！

这时，一个老妇人推门进来。她手里端着一碗米汤。郑如萱一手接过来，一滴一滴地灌进叶飞嘴里。这碗米汤胜似人参汤，起了奇效，叶飞渐渐精神起来了。

“现在，是不是可以开刀取弹头呢？”陈阿弟焦急地问。

“取弹头？”郑如萱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“我还没有这个本事。不过，我弟弟在赛岐开医馆，等明天，我去叫他来。……”

等明天？今夜敌人出动汽艇到狮子头店搜索落了空，明天必定要倾巢出动到这一带来。狮子头村与狮子头店仅一水之隔，敌人是不会放过的。村子这么小，没个隐蔽地方，又缺医少药。再说，去赛岐请医生，要是被特务发现，跟踪来了。……怎么办？大家正拿不定主意，陈春弟回来了。刚才